

---

## 思考宗教問題

文/鄧國華

宗教是個敏感的話題。

馬克思說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。

「上帝已死」，一百多年前，尼采如是說。<sup>[1]</sup>

當下的人類社會，伊斯蘭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猶太教、東正教、道教、儒教、佛教……等等，都在問題之中，有些甚至成為天下、國家、社會的亂源。還有時常冒出來的邪教，蠱惑人心、為禍甚烈。愚者不明就裡，跟著敗類瞎起哄，被利用來搞名利、搞群眾，甚至充當顛覆國家政權的工具；智者悲天憫人，不顧嫌怨，以教育教化之事為己任，但收效甚微。宗教的困境成為現代文明的重大困境。宗教的問題不解決，社會不得安寧，世界不會太平。

張尚德老師說：聰明的人不需要宗教，只有笨人才需要宗教。

我理解老師這裡所說的「聰明的人」，是指智慧通達的人。但是，我們要問：一個世代、一個社會，有多少智慧通

達的人呢？有一句名言：一個國家只有百分之五的精英，還有百分之五的敗類，餘下百分之九十都是跟著跑的。不是跟著精英跑，就是跟著敗類跑。有人評價說，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，否定了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真正英雄。但是，真正的精英，也就是智慧通達的人，具有教化人民群眾的歷史責任。只有改變了人的思想，才能改變人的行為；只有用正確的思想武裝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頭腦，才能改變國家社會的面貌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歷史唯物主義仍然有效。可惜的是，智慧通達的人，是極少數。

進一步的問題是：為什麼「笨人」需要宗教呢？

人生在世，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蘊熾盛之苦，誰也免不了。人在遭遇困厄橫逆之時，往往手足無措，不是喊「媽呀」就是喊「天呀」。《中庸》一開頭便說「天命之謂性」。孔子說：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人們也常說「盡人事，待天命」、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」。「天命」、「天」是什麼？它當然具有宗教的意涵。人天然地具有某種宗教的需求。筆者認識很多高級知識份子，他們承擔著國家的重大科技項目，都是相信科學的唯物主義者，絕對不相信任何宗教。閒聊中我得知，他們責任重大，承受著

非常大的壓力。如果項目失敗，不僅意味著巨大的經濟損失，甚至有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。到了項目驗收的時候，明天就要實彈打靶了，今天怎麼過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個難題。儘管對多年辛苦工作的成果充滿了信心，但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仍然令他們非常焦慮。這個時候，他們會做些什麼？是買當地最貴的酒，去祖師爺的墓地祭拜老師、去烈士陵園祭拜革命先烈、去測控大樓祭拜大樓，目的當然是祈求祖師爺、先烈的在天之靈和「樓神」能保佑項目驗收圓滿成功。據說這都成了慣例。他們的壓力是如此之大，項目的總師在監控室看到驗收開始的那一刻，會把臉背過去，不敢看螢幕；而且女性出現在監控室的現場是非常忌諱的。我非常地理解、同情他們，非常感謝他們為國家和老百姓所做的貢獻，但也不免啞然失笑。為何如此「迷信」呢？「迷信」到連性別歧視都成了排解焦慮的藉口？其實，類似令人不解的行為非常多。有的人三十多歲了還一定要抱著一個破枕頭才能安然入眠，這個小枕頭是從她一出生開始就陪伴著她睡覺的。歌迷們一定會記得男高音歌王帕瓦羅蒂揮舞白手帕演唱的形象，沒有了白手帕的陪伴，歌王的喉嚨可能會啞火。

.....

據我所知，許多所謂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是被拉入到宗教組織中去的。二〇〇七年，我被派遣去美國一所高校學習。因為獨自出行，又不了解當地高校與機場之間的交通狀況，就經人介紹與當地教會的人取得了聯繫，免費把我送到了目的地。我非常感激他們的幫助。教會的人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禮拜活動，加之房東也是基督徒，非常熱忱地歡迎我，我不便推辭，於是就去了。週六晚上的活動是家庭式的，聽基督徒們談體會，唱聖歌，然後是「排排坐，吃果果」，享受「主」賜予的美食。周日的上午，是去大的現代化的教堂做禮拜，聽專業牧師講道，聽讚歌，場面很大，人很多。然後中午去餐館吃一頓，自然是大戶人家的基督徒佈施。這樣活動幾次後，在回家的路上，「同道」中人就說了，不能光想著白吃飯啊，要有行動。我問什麼行動？要信主啊，要加入教會。原來受人施捨、吃飯也是有代價的。等到了週六晚上活動，就要舉行入教儀式了。有幾個初來者，被鼓動著或者是半強制著爬進浴缸躺下，然後沖水，淋濕全身。他們告訴我這種儀式叫「受浸」。「受浸」之後就信主了，就不會下地獄了。我有點害怕，也有一點好笑，因為我有過上當受騙的經歷，也怕淋濕了身體受不了，就堅決

拒絕了。從此以後，我就逃之夭夭，再也不去參加他們的活動了。我問別人，是不是美國人都這樣鼓動別人信教，回答是「也許只有華人的教會才是這樣」。回國的時候，我訂了shuttle bus，沒再坐他們的免費車了。臨行前有個基督徒神秘地預言，我會很快再去美國的。但至今我也沒有再去過美國。

不能簡單地把個人的宗教需求和愚昧落後等同起來。威廉·詹姆斯在《宗教經驗種種》<sup>[2]</sup>一書中，剖析了個人的種種宗教經驗，指出宗教生活是人類最重要的功能，是人性的基本層面。他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分析宗教經驗，卻得出宗教乃人類本性的「非科學」結論。人是理性的動物，更是宗教的動物。他在一百多年前這樣說，也無疑需要極大的勇氣，因為這一結論是反潮流的，是對西方科學主義的挑戰。他談論的是個人宗教，關注的是人自己的內心傾向，本質是個人的親身體驗，而不是制度宗教（包括「崇拜和獻祭，感動神性的程式，神學、典儀和教會組織」等），不是外在的形式。他是徹底的經驗主義者，從經驗出發，回歸到經驗。他認為，宗教的需求來自於人內心的不安，「不安的解決就是覺得與更崇高的力量進行真正的接觸之後」，不安消除了。

因此，個人宗教有合理性，絕對不是「遺俗」，不代表落後。

令人感興趣的是，威廉·詹姆斯相信的上帝也是反傳統的。在他那裡，上帝並不是惟一的、無限的，而是多元的和有限的。他的上帝不是絕對獨立的實體，不是世界的主宰，而與人的世界保持著密切聯繫。他不接受通俗的基督教，也不接受經院的有神論。他說，「雖然我既不能接受通俗基督教，也不能接受經院的有神論，但是我相信，通過與理想世界交感，新的力量進入塵世，並在這裡形成新的起點。」如此看來，他的個人宗教並不執著於任何外在的形式。[2]

實際上，基督教是古希臘哲學的二分法與希伯來一神教結合的產物，其中的上帝是理性邏輯推理的產物，是人製造出來的。迄今為止，沒有一門學問能給出這種絕對上帝存在的理由和原因。佛法講「無主宰，非自然」、「無作者，無受者」，沒有第一因，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。張尚德老師講沒有「體」與「空」，正是否定了第一因，破除了對「上帝」的執著。所以佛法講得更透徹一些。

沒有絕對的上帝，那佛又是什麼呢？佛是覺者，不是主宰。覺什麼呢？

《楞伽經》如是說：「覺人法無我，了知二障，離二種

死，斷二煩惱，是名佛之知覺。」覺知人無我、法無我，克服了煩惱障與所知障，遠離了分段生死與變易生死，斷除了根本煩惱和隨煩惱，就是佛了。在因地上，人人是佛；在果地上，要歷劫修行才能成佛。佛果是修成的。人沒能成佛，是因為克服不了自己「心、意、識」的妄想。

《金剛經》如是說：「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」、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是名如來。」、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、「離一切相，即名諸佛。」如何做到離一切相？靠智慧，止觀雙運，定慧等持。但「智慧」也不能執著。《楞嚴經》裡說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」《心經》講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。」成佛了，不認為自己是佛，因為「佛亦為幻」。

所以說，佛法破除了任何形式的執著，包括對宗教形式的執著，是破除迷信最徹底的。佛法也講信，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。信的內容是什麼呢？信佛，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位一體」，「自他不二」，關鍵是要信自己，信自己能歸到本來的清靜無事。佛不是向外求來的，人不能依靠別人而成就，眾生皆是自度。佛法當然也講覺他、度人，但《金剛經》裡也說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

者。」「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，若有眾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即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」

所以我理解張尚德老師所說的，聰明的人不需要宗教，就是不需要另外再找一個物件作依靠了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宗教形式了。

有人仍然會問，宇宙究竟是怎麼來的？沒有了絕對的上帝，神有沒有呢？

宇宙起源的問題，沒有一門學問能說清楚。佛法講「法爾如是」，有十二緣起：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。」可以認為這是一個閉合的循環、無始無終，因為「老死」要緣下一個「無明」；也可以認為生命是從無明開始的。無明從哪裡來的？這個問題在佛法裡面也沒有明確答案，不是語言文字能說清楚的。

科學的觀點，宇宙是由大爆炸產生的，大爆炸前的奇點，沒有時間和空間。但有幾點需要注意：大爆炸理論只是一個膨脹宇宙模型，是基於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場方程提出來的。場方程是偏微分方程，解這個方程需要人為地設立邊界條件，所求得的解的物理意義需要人去解釋。解場



方程很困難，得到的解也不一定有物理意義。大爆炸宇宙模型得到了觀測結果的支持，包括宇宙紅移現象（宇宙加速膨脹、哈勃定律）、微波背景輻射、原初元素豐度等。但科學講重複性、再現性，這個過程沒有、也不可能得到實驗驗證。除非大爆炸再來一次，但是那樣人也不存在了，所以人仍然不知道。有一位天體物理學家告誡大家：「千萬別去追一輛公共汽車、一個女人或者一個宇宙學的新理論，因為用不了多久你就會等到下一個。」

神有沒有呢？這也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。基督教、伊斯蘭教等是一神教，神就是上帝，除此以外沒有別的真神了。佛教和道教是多神教，有諸多佛、大菩薩和神仙等等。《易經》和儒家的經典中也有神的概念。但是此神和彼神不同。西方的神創造了宇宙，是宇宙至高無上的權威和主宰，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。東方的神則是人修成的。孔子雖然主張敬鬼神而遠之，但《易經繫辭》中說：「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」、「神無方而易無體」。《中庸》裡有「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……」、「質諸鬼神而無疑」等語。《孟子》講人的修養「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

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」人最後是成「神」的。孟子還說「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。」中國古語裡有說「聰明正直者為神」。李冰父子領導老百姓修了都江堰，為老百姓做了大善事，老百姓建祠紀念他們，所以李冰父子也成了神。關公義氣，所以有關帝廟。人為國家民族人民建立了功勳，成就了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的無上功德，人們緬懷、景仰他們，他們就成了「神」。張尚德老師說：「中國哲學也有神之概念。中國哲學的神之概念，是完全不同於西洋哲學，不同於將其當作物自體的一個托子，中國哲學的神之概念，是表徵為一種無限的力量，這種力量不僅是道體本身發出來的，且是與人的力量合而為一的，也就是說人可以成就像神一般的力量，人本與道體相契合。中國哲學的神是與人和道合在一起的。」<sup>[3]</sup> 這才是神的真正意義所在。

更需要說明的是，人類的存在思想是分層次的，包括感覺、理性、宗教經驗、道學和禪。「掌握了前面幾個知識領域，然後超越上面這幾類知識的範疇，在其中又不在其中。在有、空、即有即空、非有非空中，能即此用、離此用；離此用，又即此用，從而超越這一切，恰似飛鳥掠空，仙珠走盤，了無痕跡與軌跡，入乎其內，又出乎其外；同時做到『恰

恰用心時，恰恰無心用，無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無。」這就是禪，是東方、特別是中國最寶貴的文化遺產。」[4]

禪不是宗教。《指月錄》中記載，梁武帝問禪宗達摩祖師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達摩祖師答：「廓然無聖」。此外，禪宗裡還有呵佛罵祖、南泉斬貓、丹霞燒佛的典故等等。所以禪不是宗教。禪是最高貴的，「禪是宇宙的大花園」。

禪也是智者的遊戲三昧。智者有責任和義務為社會大眾傳道解惑，告訴人們自己的煩惱和痛苦都是由於人自己的「心、意、識」妄想造成的，進而破執除妄，獲得心靈的自由、平靜與安寧。這種責任和義務不是別人強加的，而是智者自覺自願的行動，是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的必然體現，不是為了名利，不是為了搞群眾。這些都是張尚德老師在禪修中多次強調的。

按照威廉·詹姆斯的說法，制度宗教不同於個人宗教。人活在世俗中，制度宗教當然需要「神學、典儀和教會組織」等世俗的形式，因而離不開人、事、物。宗教真正上軌道，就會對社會政治經濟產生正面的影響。如果宗教偏離了方向，就會發生種種問題，嚴重影響到國家社會的安寧與穩

定。制度宗教發生問題在歷史上屢見不鮮，也可以說宗教的問題從來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過，因為人本身是有問題的。西方基督教有十字軍東征的宗教戰爭，中國的佛教在歷史上也有「三武一宗」的「滅佛」事件等等。

專職的宗教人員，是極少數，應該是真正的修行人。修行的目的，是為了使自己成為真正的智者，去為人民服務，幫助別人解脫煩惱和痛苦，不是逃避世間的苦難、享清福，變成不事生產、不會勞動的宗教「貴族」。信仰宗教的普通人，更應該好好工作，成為一個對別人、對社會有用的人，不能把自己搞成一個精神病人、一個廢物。

筆者並沒有深入地研究宗教問題，只是在思考人類為什麼會有宗教信仰的需求。對於制度宗教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問題，如何才能解決，沒有成熟的想法。這些問題都是敏感而複雜的。但越是如此，越要有深入的思考和解決的辦法。辦法應該是理事圓融、事事圓融的，最後能落實在生活制度上、落實在事上。鄙人學識淺陋、眼界狹小，愚者千慮之一得也，敬請智者們批評指正。

### 參考文獻：

- [1] 弗里德里希·尼采著（2007）。《快樂的科學》（黃明嘉譯）。上海市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。
- [2] 威廉·詹姆斯著（2008）。《宗教經驗種種》（尚新建譯）。北京市：華夏出版社。
- [3] 張尚德（2008）。《中國人是真的》（16頁）。苗栗：達摩出版社。
- [4] 張尚德（2009）。科教興國，人文治國。《張尚德演講集（上）》。苗栗：達摩出版社。

### 尚德讀後：

敬天、敬地、敬祖宗、敬往聖先賢。

社會制度與風氣，落在講理和有禮上，是真正得體的政教合一。

二〇一八年十月五日

於湘潭道南書院